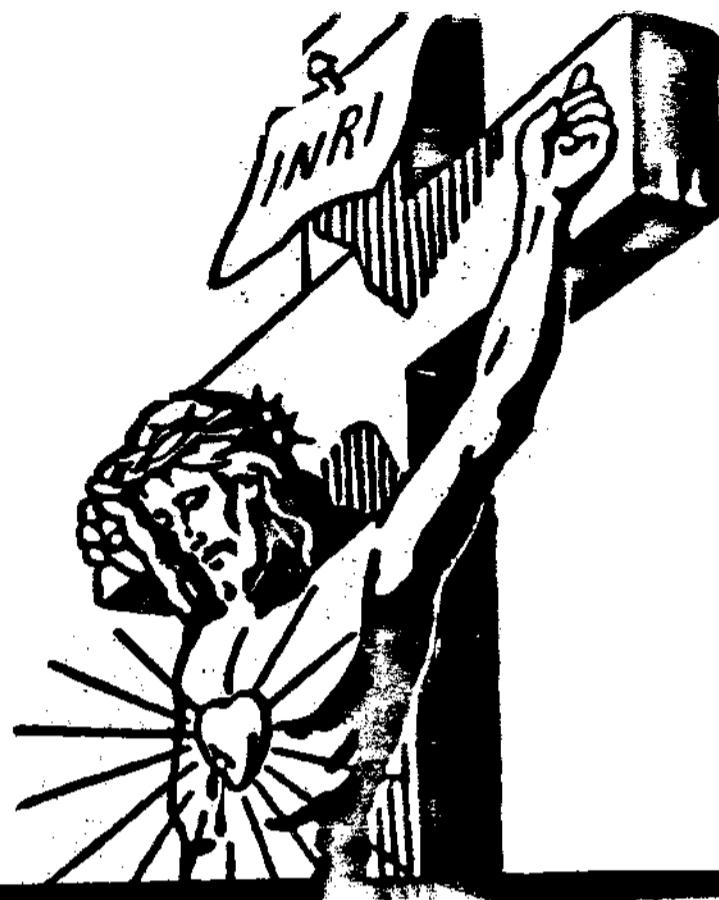


聖心報

基督教良友九八期圖



天主降生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三月

第五十七卷 第三期

No. 668

教濟遭罹戰禍人民的社團	六五
散處外教人中的公教青年	六六
聖心接受苦爵	六八
怕犯大罪	七〇
聖嘉俾厄爾天神	七二
家庭幸福的障礙	七五
青年修士楊養銓醫師	七七
江南修院百週烏瞰	八一
丁村的耶穌聖誕節	八四
碧娜女士（續）	八六
聖心特佑脫免奇禍記實	九一
公教益聞	九三
乞求 謝恩	九六

號七九四二第字譽記登部政內
類新類一第為認政部華中
號〇三一第照執局理管政部海上



聖心寶藏

虔望彌撒	二七·八八二
寶領聖體	二三·一一七
恭拜聖體	二一八·七二九
神領聖體	五七·七九六
早夜課等	一六二·八三一
敬拜苦路	七·六六四
誦玫瑰經	五〇〇·七〇八
公私省察	一七·二六四
勝己首惡	一四·九三五
舉行聖時	八七六
傳揚聖心	四·八六五
救靈工夫	二九〇·六〇二
神形哀矜	一三·〇五〇
苦身克己	二六四·六〇二
忍耐冤苦	一七·一四八
善盡本分	五一·一四五
善守罷工	三·六四六
看聽聖書	一五·三九五
拯救煉靈	二九·九三一
為臨終者	三四·五六四
總計	一七五五·七五〇

虔望彌撒

二七·八八二
二三·一一七
二一八·七二九
五七·七九六
一六二·八三一
七·六六四
五〇〇·七〇八
一七·二六四
一四·九三五
八七六
四·八六五
二九〇·六〇二
一三·〇五〇
二六四·六〇二
一七·一四八
五一·一四五
三·六四六
一五·三九五
二九·九三一
三四·五六四
一七五五·七五〇

寄到寶藏處所

上海○大修院 耶穌會文學院 初女

學院 徐家匯男公進會

公進會 女聖母會 聖母院

土山灣聖母會 董家渡沙勿略堂 洋涇浜若瑟

堂 董家渡沙勿略堂 仿德

助嚴堂 楊樹浦啟明女校 大通路德

正心小學 北橋普慈療養院

浦東高家行 染布架

洙涇 張堰

海門○主心修院 崇明大公所

徐州○聖心總堂 聖母聖心院 昕昕

中學·光啟小學 豐縣 敬安

集 蘭湖○聖母院初學 聖母院修道生

北京○北堂 西堂 萬桑醫院 光華

正定○首善女校 仁慈堂

洪洞○聖心修道院 德來女修院

洞城內 孫家園 板櫈村 馬頭鎮

集寧○聖家營善導小學

一九四三年 祈禱宗會總附意

懇求聖心玉成教宗的意願
從未聆悉福音的外教青年

民族和平根據於公義仁愛

公教學校中的外教人子女

救濟遭罹戰禍人民的社團

散處外教人中的公教青年

宗座鐸品聖召善會的繁榮

公青努力勸化外教的同伴

衆人明認宗座的救世使命

公教青年貫澈公進會精神

科學家顯榮造世大主

新教友家子女的公教教育

衆信友與聖教會同心合意

栽培女公青使成賢妻良母

勤領善領告解聖事

教友家庭中重視男兒聖召

習慣激發上等痛悔

公教精神貫澈於公私生活

歐美公青注意傳教區青年

二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祈 禱 宗 意

三月總意釋義

救濟遭罹戰禍人民的社團

若 謂

戰事一發生，便有許多人民遭罹戰禍，做戰爭的犧牲

品。試想那作戰的兵士，死的，傷的，被俘的，在這蔓延到了全世界的大戰下，每天不知要有幾千幾萬。那非戰鬥的人民，也要被無情的炸彈炮彈，鎗子刺刀所殺所傷；即使保全了性命，也要被拉去做夫役，或者逃難到別處；房屋被焚燬了，財產都蕩然了，流離失所，貧病交加，結果仍免不了一死。再有那靈幼弱孤兒，青年寡婦，無人照顧，無地容身，更是多麼可憐。一般人民，除那趁着混亂時局發財致富者外，都受到了戰爭的經濟影響，物價高漲，生活困難，以致小康者成為貧戶，強健者變為瘦弱，兒童們無力入學，成人們得不到職

業。啊，遭罹戰禍的人民，真是多麼需要人去救濟呀！

可幸在這戰雲密罩的世界上，尚有不少的善心人，哀憐那戰禍下的犧牲者，盡力去救濟；他們覺得個人的力量不够，便集合了同志，組織着社團，為做大規模的救濟事業。一般交戰國家，也不得不承認這種事業的神聖，這類社團的可嘉紅十字會，便是最著名的救濟社團。它不分國界，打起救世主的十字旗幟，在戰場上救護傷兵，掩埋屍體；在後方設立醫院，設立交換俘虜的機關，或便利俘虜與家屬的通信等等。我國人士在此番戰事下，也成立過許多救濟難民的社團，或募集款項，或設立收容所，或施衣施食，或辦理回鄉等等。

我們天主聖教，秉承救世主愛人如己的聖訓，見到了戰禍下人民的悽慘境遇，自然不能不竭力救濟。所以過去幾年中，我國的許多地方的天主堂，設立難民收容所，據歷年來全國教務統計的記載，民國廿七年份，收容過四十四萬九千餘名；廿八年份，收容過四十五萬四千餘名；廿九年份，收容過十八萬餘名。此後難民們大概遣回家鄉，各處的神長信友，又忙着救濟那輩因着戰事影響而失業的工人，貧困的雇員，破產的家庭，無衣無食的孤兒。聖教會在我國如此，在別國也如此。羅瑪教廷更利用其超然地位，在各交

戰國間，辦理交換俘虜的事件，最近又設尋人事務所，爲俘虜的家族覓取通詢的途徑。

救濟戰禍下犧牲的工作，比較太平時期的救濟工作，已經困難得多。此番戰爭的劇烈緊張，以及破壞程度的廣泛，遠遠超過從前的戰爭。各交戰國都把全國的人力物力，總動員來從事戰爭，所以交戰國的人民，幾乎沒有餘力爲做救濟工作。戰事又蔓延到全世界，剩下的幾個中立國，也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救濟事業。

所以我們基督教徒，要爲那些救濟遭罹戰禍人民的社團，懇切祈求仁慈憐憫的吾主聖心。盼望聖心降福那些社團，保護那些社團；使那社團中的人，不謀自己的私利，不生別項的野心；使他們能够順利工作，因而減少些戰爭的凶禍，解除些人民的痛苦；使他們的工作，不但救濟人的肉身，更進而救濟人的靈魂。

我們自己做基督教徒的，即使因着時勢的特殊，不能組織社團，大規模地幹辦救濟工作，我們除了爲別的社團祈禱之外，也該自己振起仁愛精神，勉力給我們近旁的人，解救他們因戰禍而遭到的神形困苦。我們也懇求吾主聖心，賞賜我們自己，賞賜本處教友，在聖心中獲得些愛人之火，勉力做些救濟戰禍下人民的工作吧！

三月附意釋義 散處外教人中的公教青年

金魯賢

在傳教區域內，少數的公教信友散處在多數的外教人中，這格外爲那意志未堅的公教青年，能有很大的危險。新奉教的青年，合家中只有他一人蒙受了天主的特寵，得到領洗的大恩。他的父母兄弟姊妹都還沒有棄絕魔鬼的事業和魔鬼的行爲。在這樣的家庭裏，他自然要時常感到孤獨淒冷！

公教家庭中的青年，當然沒有類似那新奉教者的痛苦。但是他們的鄰居，他們的親友，不會全是奉教的；因而他們也很容易聽到外教的言論，濡染外教的習尚。

離開家庭而進公教學校裏去的青年，他們是有福的。但他們能有不少的外教同學，恐怕也能有幾個外教的教師。公教青年和外教同學雜居在一處，定要聽到許多疑難甚或譏諷的言語。那些外教教師們在上課時，不免要發些

議論誰敢說他們的議論和公教的學說完全相合呢！

公教青年——因為當地沒有公教學校，或者因為父母要省學費，貪出路，——入了外教學校，他們真是不幸！他們孤零零的在一羣外教同學中生活。他們讀的教科書，是外教人編的，裏面充滿着唯物主義無神主義的論調。他們的教師都是外教人；這些教師為表示自己是合乎潮流的，常要盲目地攻擊宗教。

還有那些更多的公教青年，他們的父母沒有錢，渴願給他們尋到安身的地方，省去家內的負擔，往往一有了機會，也不查攷清楚店主師父們的人品，就糊糊塗塗的送他們出去當學徒。這輩可憐的青年從教友家庭中忽然跌入惡劣的環境裏；他們看見的是放肆的行為，聽到的是粗俚的言語；一天到晚，牛馬般的工作着，主日上連進堂與祭的時候也沒有，更不容說罷工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散處在外教人中的公教青年，怎能不染上外教人的錯謬思想，邪僻風俗呢？漸漸地，他們的天真喪失了，他們的潔德玷污了，他們的信德動搖了。——他們把幼小時候受的公教教育完全拋去，跟着外教人走向死亡路上去了！

散處在外教人中的公教青年冒着這般大的危險，我

們自然要為他們格外祈求耶穌聖心，賞賜他們緊要的聖寵，能够抵抗外教勢力的攻擊；並且開明他們的智慧，能够認清自己處境的危險，因而格外留神，避免走入墮落的途徑。我們也希望散處在外教人中的公教青年們，自己想法團結起來，在可能範圍內，彼此會面或通信，為加強自己的信心，振作教友的精神。

我們也要為公教青年們的父母祈求耶穌聖心，賞賜他們看重自己兒女們的靈魂；平常的時候，留心兒女們勿和外教人太多來往；在升學或尋求職業的時候，切不要因着貪圖現世的利益，而把兒女們送入完全外教的環境裏，斷送兒女們的靈魂。

耶穌聖心懇降福救濟遭罹戰禍人民之社團；

求主俯聽我等！

耶穌聖心懇垂憐散處外教人中之公教青年；

求主俯聽我等！

首六默想

聖心接受苦爵

蔡忠賢譯

裹聖呀！害人呀！偷盜呀！瀰天漫地的罪惡，一一他都看到。他看到了，還要自己在天主前，在衆人前，担负起這種種罪惡來。唉！我們想想：無玷的羔羊披上腥穢的狼皮，至聖的天主把自己充當罪惡的奴隸。這真是矛盾，這真是最可厭惡的。聖斐理伯納利某次聽人告罪，厭惡的作嘔。聖斐理伯雖是大聖人，可是比了耶穌，差得還遠。耶穌在山園中見了這許多的罪惡，怎能不厭惡？

在慘淡的月光下，熱色瑪尼山園裏，隱約地可以看見有三個人在酣睡着；離他們一箭之路，還有個人影，跪在地下，雙手叉着頭向着天。他就是耶穌。

那時候，聖心裏有什麼情緒？聖史們教訓我們知道：耶穌聖心在接受苦爵之前，感覺到多麼厲害的厭惡，怕懼憂鬱；終究聖心為承行聖父的意旨，為愛我們的靈魂，慷慨地接受了這苦爵。

一場惡戰

我們上前去看看清楚吧！他的面色是灰白。他在嘆息呻吟。聖經上說：「他起始厭惡。」厭惡什麼？他那時看見世

界上的種種罪惡呈現在他眼前：從加音的罪惡一直到茹答斯的罪惡，一直到天地終窮的罪惡，什麼殺人呀！姦淫呀！

聖經上又說：「他起始憂悶。」他的面容好似失望了一般。他雙手抱着頭，在嗚咽，在哀號。他看見前古後今，沒個同情他的人。至少那三位宗徒總當是同情於他的了。誰知道他去看他們時，他們正在酣睡。他們已把師傅丢在一邊了！他不能不傷心說：「哎！你們連一點鐘也不能和我一齊祈禱麼？」

聖經上又說：「他起始憂悶。」他的面容好似失望了一般。他雙手抱着頭，在嗚咽，在哀號。他看見前古後今，沒

少人辜負他的愛情，妄用他的苦難。甚至他的信徒，他的朋友，竟然一邊望着十字架，一邊硬心犯罪。那千千萬萬的教外人，不認識他的愛情的，更不用說了。有些竟然做魔鬼的爪牙，起來反對他，攻擊他，侮辱他。啊！他們都不是他所疼愛的靈魂嗎？他們竟然踐踏着他的聖血，向地獄裏奔跑！哎！他們的心見到這般的辜負義，怎能不憂悶至死！

勝 利

耶穌聖心中充滿着厭惡怕懼憂悶。他去看看三位宗徒。他們依舊睡得濃。他推醒了他們；他們紅着眼，連話都說不出一句。耶穌又回去跪在地下。他的厭惡怕懼憂悶，上升到最高峯。他頭上在流汗，心跳得更厲害，面色忽然紅，忽然白，渾身在抖動。他跪着，他慢慢地伏在地下。這樣一點鐘，兩點鐘，他懇求天主聖父免他飲這苦爵。他求的這般懇切，心裏這般痛苦，以致渾身流出冷汗；一陣一陣的冷汗之後，竟然汗毛孔中進出血來了！衣服上，地上，淌着紅的血。

我們大着膽去看看清楚主耶穌當時的情形，去仔細體味聖心裏當時的情緒吧！呀！從古至今，誰有過他這般的痛苦呢！

一位天神發顯出來了。天神因着天主聖父的名義，鼓

勵耶穌勇敢嗑那苦爵。

愁雲慢慢地消散了。耶穌的眼睛又炯炯發着平靜的眼光。他現在看見他的受難的美麗的方面。他的愛情得勝了。他看見天主聖父要因着他的甘心受難，得到極大的光榮。他看見要有許多靈魂，不但因着他的功勞能够到天堂上去，并且他們熾熱地還報他的愛情，爲他効勞，爲他吃苦，爲他捨身致命。至少爲聖父，爲善靈們，他的血不是白流的，他的愛情不會落空的。他便向聖父說：「爾旨承行照你的意旨吧！別照我的意旨！」

耶穌便把苦爵從天神手裏接過來，一飲而盡。一切厭惡，怕懼，憂悶，他都克除了；他得到勝利了。可是這是多麼值價的勝利！他臉上還淌着冷的汗和紅的血！

* * *

耶穌聖心爲愛我的緣故，得勝了極大的厭惡，怕懼，憂悶，接受了苦爵。我該還報聖心的愛情；我反可爲了些微的厭惡，怕懼，憂悶，不肯受些苦嗎？

瞻仰着山園中出流汗血的耶穌，仔細省察我有什麼事情對不起他的聖心；並且向他許下，我在某件事情上，要勇敢克除我的劣情，要勇敢接受他賞賜的苦爵。

基多信徒

怕犯大罪
若瑟

我們是基多信徒，就是跟隨耶穌，信仰耶穌，而恭敬天主，而要救自己靈魂的人。犯大罪，就是背叛耶穌，就是凌辱天主，就是把自己的靈魂，交給魔鬼，推進地獄。那麼，做基多信徒的，該怎麼樣怕犯大罪啊！

然而信徒中竟然有不怕犯大罪的！有些受過中學大學教育的信徒，聽過許多訓道，做過幾次避靜的信徒，竟然也不怕犯大罪！他們不只是偶然的失足而犯大罪，不只是軟弱無能而犯大罪；他們竟然硬心去犯，喜歡去犯，大胆去犯，把犯大罪絲毫不當做什麼！

啊！為什麼我們仔細想想大罪的凶惡呢！

教理問答上說：大罪是在大事上，明知故意違背天主的命令。教理詳解上說：大罪的凶惡是重大至極。因為一犯大罪，是受造之物棄絕造物主；再沒有別的凌辱，比這個大二；犯大罪，是大大的辜負天主無限無量的恩典，真正是用

忤逆來報答天主的至仁至慈；三、犯大罪，是大大的輕慢吾主耶穌，不要他降生的恩典，不用他救贖的功勞。

至於犯大罪的害處，教理詳解上說：犯了大罪的人，一失落天主的寵愛，做天主的仇人；二、蹟踏天主的肖像，失落良心的平安；三、喪失從前所立的功勞，以後不能再做為得常生的任何事工；四、動天主義怒，即使生時倖免顯罰，死後必要下地獄受永苦。

那輩新奉教的，愚笨不識字的，沒有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的，長大生活在外教人中間的信徒，不明白大罪的凶惡，因而糊塗地不怕犯大罪，或者可以原諒些。如果明知故意的不怕犯大罪，那還可以原諒嗎？

可惜，有些信徒，格外那些摩登佻達的青年男女，那些利慾薰心的中年人，雖然明白知道大罪的凶惡，却絲毫不怕犯大罪。他們心中想着，甚至口中說出：「犯大罪不要緊，只須告解就是了！」一生犯大罪，樂得便宜；臨死領了聖事，仍可升天堂！」

這是多麼瘋狂無恥的言語！多麼錯謬悖逆的思想！

該知道，大罪的本身，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凶惡，最大的禍患，最大的醜陋；因為，如同上邊說過，大罪是背叛救主耶穌，是凌辱在天大父，是投降魔鬼，是污穢自己。所以即使

沒有地獄的永苦，聖人們也寧願粉身碎骨，不敢犯一個大罪。早晚課中也說：「寧願失天下萬福，盡罹天下萬苦，不願稍獲罪於吾至尊至善之主。」我呢？我竟然只圖能够不下地獄，便把犯大罪不當什麼，這已經是多麼錯謬呀！人家說我是賊，是騙子，是浪人，是蕩婦，我要怎樣面紅耳赤，無地自容？如今天主，天神，聖人，甚至世上的善靈，都在震怒我的無良，厭惡我的醜陋，責斥我的心地敗壞；魔鬼和惡人，也在騙策我如同奴隸，作弄我如同玩具；我竟然厚着臉皮，恬不知恥！這又是多麼瘋狂呀！

我們犯的大罪，即使因着天主仁慈，領受了聖事，得到了饒恕；但是地獄雖然免去，而煉獄的罰，却該一一清算。如果我們活着的時候，放肆犯罪，待天主不只是非凡小氣，實在是非凡忤逆，我們死後幸而沒有下地獄，可是還敢盼望天主大量優待我們，早早拯救我們出煉獄嗎？人們為我們所獻的彌撒，所做的善工，恐怕也只給別的煉靈得去罷了。啊！假使幸而十年的煉罰可抵一個大罪的話，我們把幾分鐘的歡樂換十年的火燒；我們還不怕犯大罪，已經是多麼糊塗！

何況，那些不怕犯大罪的人，可包得住自己在死前領到臨終聖事，逃脫地獄永苦嗎？我們看見過，聽到過，幾多人猝然病死，忽然橫死，那裏有時候來得及告解，甚至連發痛

悔的時候也沒有！再看許多冷淡教友，病還未到危險的地步，老是無要無緊；等到病勢沉重了，才去請神父來終傅。豈知病人已是衰弱至極，神志欠清，只模模糊糊地說了一些罪。這樣的告解，可是妥當的嗎？可得到無數的大罪的饒恕嗎？誰敢担保這樣的病人不會下地獄？即使神父來時，病人神志還清楚；但是這樣終身放肆犯罪，貪戀邪樂，硬心作惡，辜負天主無數恩寵，千萬次刺傷吾主聖心的人，豈是竟然會變化得像好人一般，真心痛悔從前的罪，定下堅決主意，寧死不敢再犯罪嗎？這樣的人的心景，實在是：「我死下去，盼望天主不罰我落地獄；但是如果我不死，自然我要繼續犯大罪，我不怕得罪天主！」這明明是在侮辱天主的仁慈，作踐耶穌的寶血這樣的領受臨終聖事，豈有得到罪赦之理！該知道吾主耶穌建立告解聖事，斷乎不是為鼓勵罪人大胆犯罪呀！

所以我們做基督教徒的，千萬不要受魔鬼的欺哄，以為活着的時候不妨放肆犯大罪！

感謝天主的恩寵，我們自己知道怕犯大罪；那麼，我們該體諒耶穌聖心的意願，該哀憐罪人的糊塗。為此，我們該去勸導那輩放肆犯大罪而妄想臨終告解的人，該警戒他們勿中魔鬼的奸計，該勉勵他們快快回頭改過，怕犯大罪，做基多的忠實信徒。

聖心良友

聖嘉俾阨爾天神 張雷

基多是人類的主宰，人類的君王；他也是天神的主宰，天神的君王。他應當受到人類的欽敬，愛戴，和奉事。他也應當受到天神們的欽敬，愛戴，和奉事。

可是在人類中，往往有着基多格外寵幸的人們；他們受到的恩寵格外豐富，他們奉事基多格外忠心，愛慕基多比衆熱切；他們不但是基多的僕役，他們也做成了基多的好友。

基多對待人類如此，對待天神也是如此。在他的無形的使者中，基多格外寵幸嘉俾阨爾天神；把破格的恩寵非常的光榮，賞賜給他；使他有分於降生的奧跡，聖三而外的最大奧跡。

把前驅若翰的誕生報告給匝加利亞，把救世主的降生報告給聖母的天神，福音經明白地記載着，是嘉俾阨爾

天神在基多一生別的事蹟中，多次有過天神的顯現。這顯現的天神是否都是嘉俾阨爾？聖史們却沒有明白告訴我們。可是，按照聖教古來的傳說：聖誕夜報告福音給牧童的天神，山園中降來安慰吾主的天神，該是嘉俾阨爾。至於夢中三次顯現給聖若瑟的天神，四旬嚴齋後奉事耶穌的天神，和復活的清晨推開墓門大石的天神：我們都不妨設想他也是嘉俾阨爾。我們的理由是：天主既然有意要嘉俾阨爾天神有分於降生的奧跡，在前驅的誕前，在基多降孕的起初，就把光榮的使命委託給他；天主必不改變起初的主意，必叫嘉俾阨爾繼續奉行同樣的使命。可敬杜邦神父在他的默想集中也說：「嘉俾阨爾充滿上主的德能，堪做他的使者，奉行他的一切命令，不但在領報的光榮的一幕，也在救世工程的別的奧跡中。」

襄助降生的使者

嘉俾阨爾是襄助降生的使者；在降生的奧跡中，他佔着重要的位置，他有着偉大的功績。

若翰是基多的前驅，按照先知的預言，他應該在主前行走，預備他的道路。若翰的誕生近了，天主遣天神把這事告知匝加利亞；而受到遣使的，就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嘉俾

範爾天神。就在這時候，嘉俾範爾天神，開始做他襄助救世主降生的工作。

六個月後，天主預定降生的時刻臨到了！在這古今最偉大、最神聖的時刻，又是嘉俾範爾天神代表天主去徵求聖母的同意。他在一總聖人、一總信友以先，他竟在瑪利亞之先，稱呼救世主「耶穌」的聖名。他首先頌揚基多說：「他將是偉大的，他稱為至上者的兒子。天主將把他祖達殊的王位給他。他將為王於雅各伯家直至世世。他的王國也將無有窮盡。」他也首先祝福讚頌救世主的母親，「亞物，滿被聖寵者！」幾句美妙的頌語，出自大天神的口中，直到今日，還不停在全球千千萬萬的信友們口中，發出回響。

嘉俾範爾天神向聖母瑪利亞，宣佈了降生的秘密，解釋了一切的疑難。降生的工程開始了，他又首先叩拜貞母胎中的降生為人的天主，他瞻仰人而天主的心的第一次的躍搏，他驚訝這聖心的無限愛情，他努力把自己的熾愛仰副聖心的大愛。

奉事耶穌的使者

嘉俾範爾不但是襄助降生的使者，他還是奉事耶穌

的使者。

聖若瑟沒有知道瑪利亞領報的事情，因此惶惑不安；嘉俾範爾就在夢中告訴他救世主降生的奧跡，叫他盡好鞠父的本分。救世主方纔誕生，嘉俾範爾把福音報知牧童，勸勉他們，引導他們去朝拜聖嬰。黑落得立意殺害聖嬰，嘉俾範爾立刻前來營救，夢中喚醒若瑟，叫他逃走。在逃往埃及的途中，在舉目無親的異地，這位忠心的使者，常在保護聖家，常在奉事耶穌。黑落得死後，嘉俾範爾又叮囑聖若瑟，領着耶穌聖母，從厄日多回到納匝肋。

耶穌在納匝肋隱居的三十年中，我們可設想嘉俾範爾天神常在那裏奉事耶穌。他做童年耶穌的保護者，他做青年耶穌的陪伴者；他在耶穌工作時幫助工作，他在耶穌祈禱時伴同祈禱。耶穌十二齡留殿講道的三天中，聖母聖若瑟暫時和耶穌隔離了，但嘉俾範爾依舊在耶穌的左右。魔鬼來誘惑。惡魔走後，嚴齋的期已滿了，嘉俾範爾急忙前來給耶穌供膳。吾主耶穌曾經向納大那厄爾和斐理伯兩位徒弟說：「你們要看見天開了，天主的天神上去下來，受人子的差遣。」這些勤緊奉行耶穌的使命的天神中，第一

耶穌漸漸升到天上，彩雲遮蔽着，不能再看見了。宗徒們還抬着頭，望着天。忽然兩位天神顯現，叫宗徒不必再站在那裏，并且報告他們，將來吾主耶穌要從天降下來，審判萬民。這兩位天神中為首的一位，想必就是嘉俾阨爾。

天神禱文上說：「聖嘉俾阨爾奉事耶穌者。」說得真

是不錯！

安慰聖心的使者

嘉俾阨爾天神是吾主聖心的良友，格外因為他是安慰聖心的使者。

當受難的前晚，吾主肩負萬民的罪惡，準備做平息聖父義怒的犧牲。在山園祈禱的時候，他明見着古今萬世一總人的罪惡，明見着這些罪惡的重大和衆多。他也明見着自己將要受的一切苦難，一切凌辱。他更明見着世人的種種辜恩負義，無數靈魂得不到自己救贖的功勞，仍舊落入地獄。這一切好似萬枝利箭，同時鑽透吾主的聖心。他禁不住傷嘆說：「我的靈魂憂悶到死！父，請你免我飲這苦爵。」

這時候，黑暗包圍着大地。日路撒冷的人們，深入夢鄉。有誰想到體諒救世主悲傷的心情？有誰肯來給與他一點

同情，一點安慰！吾主幾次起來去看自己的宗徒，豈知他們也都垂着頭睡。這般情景，真如聖詠所說：「我尋找一個可以安慰我的人，竟尋不着！」

人們都把救世主丟棄了；但是嘉俾阨爾天神，始終沒有離開。正在吾主耶穌苦懲至極，通體出流血汗的時候，嘉俾阨爾奉了天主聖父的命令，來安慰耶穌，來堅固耶穌，來勉勵耶穌完全承行聖父的旨意，完全噎盡這苦爵。原來「嘉俾阨爾」這名字，解釋「天主的勇力」的確，嘉俾阨爾天神是天主的勇力。人而天主的耶穌，在世人的冷落和丟棄中，因着嘉俾阨爾的顯現，聖心中得到了一些安慰，也就精神振作，有力量受苦了。

聖心的敬禮，原來是山園苦禱的敬禮；所以吾主聖心格外要求我們舉行「聖時」，為紀念他山園中的憂悶痛苦，為賠補世人的辜恩負義，為安慰吾主聖心。嘉俾阨爾天神，實在是首先舉行「聖時」，安慰吾主聖心的一個。

嘉俾阨爾天神，求你幫助我們，善用降生的恩寵，般

奉事耶穌，勉力安慰聖心！

公教家庭

家庭幸福的障礙

張維屏

本文大意採自法國都伯郎司鐸所著「公教主婦訓話提要」該書首數篇訓話，曾由胡端君摘譯，刊登於聖心報第五十二卷第二、三、四期，題為「公教家庭的真幸福。」

家庭的真幸福，是和平，是愛情。但是誰都知道，家庭中的和平不容易獲得。要獲得和平，先該肅清和平的仇敵，支付和平的代價。愛情也不是容易保存的。必須互相忍耐，互相親愛，互相體諒，互相犧牲，才能保存家庭中的愛情。

公教主婦，對於家庭的幸福，能有最大的關係。因此她對於家庭幸福的障礙，也應當清楚地認識，勇敢地克服。

家庭幸福的障礙，分為二種。一是放縱私欲偏情，一是缺少信德精神。

放縱私欲偏情的害處極大。原來一個人的榮譽，比錢財產業更是重要。沒有錢，仍可以受人的尊敬；沒有相當的榮譽，就沒有顏面見人。放縱私欲偏情的人，做了肉軀的奴

隸，雖然衣冠楚楚，其實無異禽獸，甚至連禽獸都不如。譬如狗性嫉妒，狼性貪鑿，獅性驕傲，虎性殘酷，蛇性惡毒，狐性奸刁，豬性懶惰淫穢。放縱私欲偏情的人，有時竟然兼有這許多惡性；他的聲名狼籍，可想而知。家庭中若使有一人如此，就要使合家的人沒有顏面；這樣的家庭，那裏會有幸福？

人有私欲偏情，也有理智；以人當用理智來克制偏私。但是，若使人聽讓偏私作主，以致理智昏迷，說話行事，就不免要乖戾錯謬。聖雅各伯說：偏情到處產生罪惡。家庭中若使有人放縱私欲偏情，一定要產生許多罪惡，擾亂全家的和平，破壞全家的親愛。這樣的家庭又怎能有幸福呢？

聖奧斯定說：放縱私欲偏情，是地獄的門戶。我們不必去講那死後的永苦地獄。爲那放縱私欲偏情的家庭，這地獄之苦在現在也就會發生。家庭裏有了一個放縱私欲偏情的人，好比好好的空氣裏起了颶風，平靜的洋面上興了巨浪，自然要弄到家翻宅亂，沒有幸福。譬如一個驕傲的青年，什麼事情都不入眼，批評這個，指摘那個，和父母兄弟姊妹沒有一個合得來的，就使得家中吵鬧口角，不得平安。一個嬌養慣的女兒，修飾打扮，專圖虛偽的光榮，以致浪費錢財，惹起嫉妒仇恨，弄得全家不得安寧。

又有做兒子女兒的心量狹窄，對於父母的安排，終是

挖苦誹謗，無事生事；對於兄弟姊妹，伯叔妯娌，更是明爭暗鬥；弄得至親骨肉，連陌路人，都不如。

更有些人家，做父母長上的，放肆荒唐，以致童年兒女已經失落極可寶貴的德行，種下了將來許多罪惡的根苗。這樣的家庭生活，不就是一個活地獄嗎？

缺少了信德精神，自然要不守教友應當守的本分。日常祈禱的經言，主日的彌撒聖祭，神父講的道理，都不是他所歡迎的。因此他漸漸地主日彌撒也不望，大小齋期也不守，罷工也不守，四規也不開聖體，也不領他和家中熱心守規的人，自然要發生衝突；甚至他要阻止家人熱心守規，要拉拖家人同他走地獄路。

缺少了信德精神，自然要失落信德。他要受邪說謬論的欺騙，他要疑惑聖教會的道理，他要反抗神長的教訓，他要迷信邪妄做異端的舉動。他要把一個好好的教友家庭弄得像外教家庭的一般，讓那罪惡，奸人，魔鬼，在他家裏做主人。即使不到這般地步，他缺少信德精神，因此他悲觀，他愁悶，他煩惱，他失望，他逼得全家的人生活在悽慘沮喪的氛圍裏，走上自殺的途徑。

缺少了信德精神，自然要遭受天主的罰。這樣的人，遇到一些難處，便誹謗天主，怪怨天主，難處大了些，竟然要咒罵天主，仇恨天主。請想這樣的人，還能得到天主的降福，賞

賜他家中有真和平，真愛情嗎？相反，天主要赫然震怒，降罰這樣的人，甚至降罰他的全個家庭。這般嚴厲的降罰，就在這世界上，並不是稀少的呀！

因此一個公教主婦要獲得，保持，增進，家庭的真幸福，必須努力掃除這種障礙。她在兒女們身上，該千萬注意他們情欲的傾向動靜；雖然年紀還小，也不可姑息溺愛，遷就他們的脾氣，奉承他們不正當的行為。若發現了兒女們有什麼有關係的私欲偏情，就應當及早教訓他們，怎樣克治偏私，怎樣除掉不良的習慣。兒女們已成年了，若有不良行為，做母親的，也該當誠懇地，勇敢地，指出他們的錯誤，幫助他們改掉。不然就要遺患不淺呀！

公教主婦也萬萬不可讓那誹謗信德的空氣，進入家庭。若使有人胆敢誹謗聖教道理，必須視同仇敵般的制止他，拒絕他。雖然嚴厲些，也不算過分。因為這是家庭幸福的關係所在呢。

公教主婦，又該使家裏的人，發展信德；所以該肅清一切相反公教道理的刊物，戒避一切能够危害信德的隣友，遣送兒女們的進入公教學校。最要緊的是自己發出信德精神的善表，并且勸導丈夫也在這點上給兒女們立善表。但願公教主婦都認識信德精神的重要，和免除私欲偏情的關係，因而澈底消除家庭真幸福的障礙。

傳記

青年修士楊賚銓醫師

民國廿七年夏季，一位青年醫師畢業於震旦大學。他的父母還沒有信奉聖教。他却抱着榮主救靈的雄心，不顧家庭的阻撓，拋棄人世的享樂，進了耶穌會，預備將來做天主的司鐸。他在耶穌會「初學」——潛居學道——兩年之後，得了肺病；經過了又是兩年的病苦生活，他就離去這世界。他的醫學知識，似乎只應用來為體味他自己的種種苦痛！他的一片雄心，也似乎就在病榻上消耗淨盡。在那輩沒有信德者的眼中，——在那輩崇拜唯物主義，享樂主義者的眼中，——他的生活史，是無謂，是錯誤，是挫折，是失敗。但是我們基多信徒，釘死在十字架上者的信徒，我們知道：他的短促的痛苦生活，實在是登峯超極的發展，是偉大壯烈的犧牲，是充盈洋溢的收穫。我們希望：因着基多的救贖功勞，這位青年修士也要在他死後，——在天堂上，——偕同基多，惠賜我國青年，獲得信光，獲得聖寵，獲得努力為善的勇氣，獲得犧

牲暫世福樂專務榮主救靈的雄心。

這位青年修士就是楊賚銓醫師。

一 學生時代

楊賚銓原籍廣東，生於民國四年十一月廿一日。幼小的時候，賚銓就顯出厚重態度，格外孝敬父母；時時處處，他窺出了父母的意向，就欣勤奉行，無須父母多加叮囑。那時候，賚銓的父親與伯父久已在上海合夥經商。他的叔父楊士達醫師，在震旦大學醫科二年級的時候，信奉聖教，領受聖洗；震大畢業後，曾往法國學習「法醫學」，繼而回到上海執行醫師業務。賚銓年六歲，因着叔父的介紹，就在上海洋涇浜類思小學讀書。

某年暑假中，祖母攜了賚銓，往崑山鄉下避暑。天氣炎熱，鄉下兒童多患瘡癩，賚銓也被傳染。開學將近，要回上海了。賚銓向祖母說：「我這樣瘡疤滿面，怎能去見父母呢？」他回上海時，一路不放心，到了家門，他低下頭，雜在衆人中，急速跑進去，想不讓父母看見。賚銓去世後，他的父親回憶到這段趣事，說：「要面子，是賚銓的特性。」的確，賚銓是「要面子」的。可幸，他長大了，格外再在獲得信光之後，他知道把這「要面子」的心理，運用在高尚的事情上。他不在衣

服修飾上尋求摩登漂亮；他却在學業上品行上尋求上進。後來他在修道生活中尋求做一個不平凡的修士，尋求做一個「大聖人。」

賚銓十歲上，轉入中法學校。在主母會修士殷勤教誨之下，民國十五年一月六日，賚銓領受聖洗，奉聖若望宗徒做主保；同年五月廿九日，領受堅振。那時候，他年紀才滿十一歲。

賚銓的父親在瀋河經營着一所電廠。不幸民國廿一年一二八滬戰發生，電廠遭到了嚴重的影響。那時候，賚銓的伯父已經去世；父親失了臂助，經營的別種事業也都失敗，受到的刺激太厲害，不能再在商場中奮鬥；家庭經濟也日見拮据，因此把家眷送回廣東鄉下，自己還留在上海居住。民國廿二年春，賚銓在中法學校高中畢業了。畢業考試成績很好，得以免費升入震旦大學。他的叔父在杭州仁愛醫院服務，也慨允供給他的費用。廿二年二月，賚銓進了震旦大學醫科。父親自然滿心盼望着：賚銓畢業後可以替自己支持全家。

賚銓進了震旦不多時，便顯出他是一位篤行好學的青年。他天天望彌撒領聖體。民國廿六年四月廿五日，他進了震旦大學的進教之佑聖母會，他的同學們追記說：

「每瞻禮四早晨六下二刻，我們聖母會有會期彌撒。楊君雖是走讀生，却總是春夏秋冬風雨無阻地按時到堂。我們住讀生慣常六下二刻進堂的時候，看見一位穿着制服，跪在堂裏，雙目下垂，端端正正，好似一位修士的同學；他就是我們的楊君。我們聖母會有勤望彌撒和天天做一刻鐘默想的規則。楊君不單自己常留心遵守，并且常引導別位同學遵守。默想是他最喜愛的神業工夫。一談到做默想的問題，他就滔滔不絕地和你講上半小時或一小時的長久：做默想多麼重要，怎樣近預備，怎樣遠預備……有些同學，因着他的指點，學會了做默想，養成了天天做默想的習慣。聖母會內有不少會友，是他介紹進會的。他真是公教同學神業上的良友，他真是聖母會的宣傳員。」

「楊君謙遜成性，不願做聖母會的正領袖；但他曾做了兩年的副領袖，幹了許多辛苦的工作。聖伯多祿堂組織輔祭團，委托震大聖母會管理，楊君就兼任輔祭團的教練員。每逢大瞻禮的前夕，他召集輔祭的學生兒童們，練習彌撒及降福中各項禮節。因着他的勤緊教練，聖伯多祿堂的聖教禮節，增加了不少的光輝。」

「楊君充滿着傳教救靈的神火。民國廿四年震旦大學組織公進青年會，他就報名加入。廿五廿六年，他擔任學

術研究股股長，及小組總組長兩項重要職務，原來震大公青會為嚴格訓練會員起見，把優秀份子分成若干小組，實施訓練工作。楊君擔任總組長，扶助指導各小組組長，給震大公青會奠定堅固的基礎。楊君又不時赴打浦橋若瑟小學及震旦傷兵醫院，向江北兒童或傷兵們講解要理。民國廿七年夏，震大公青會舉行畢業同學話別茶會，公青會會長朱大成君當眾致謝楊君，並說，楊君是公青會中最出力的份子。

「畢業的前一年，楊君和聖母會幾位熱心會友，組織『瞻禮七集會』。每次集會，先公行一刻鐘默想，公念五瓣玫瑰經，然後各會友輪流講論神修方法，譬如怎樣望彌撒，敬禮聖母，敬禮聖心，修德行改毛病。有時也邀請司鐸來指導。」

這些流露外面的善工，實在是他的內修嚴密的效果。他自民國廿四年起，就給自己定下每天每星期的工作規則，望彌撒，領聖體，做默想，看聖書，念玫瑰經；他立定切實的主意，怎樣修德改過，怎樣傳教救靈，怎樣幫助同學，怎樣阻止淫語，怎樣戒避惡友，怎樣保護聖教眞理等等。他在震旦大學，每年隨同衆人做避靜神工。某次避靜中他寫說：「該做聖教的優秀份子，做社羣的靈魂，到處運用自己的勢力，

助人改過遷善，而自己不受玷污；生活在唯物主義的世界中，而保存自己的信德與潔德；把避靜來堅固自己。」他內心的神修生活，年年進步；他奉事天主更忠誠，他祈禱的時候更長久；他一面也努力求學，努力為同學服務。

這般又熱心，又勤學的賚銓，人們要想他是一個呆板拘束的青年嗎？那真是錯誤了。八一三事變後，他在松江若瑟醫院所顯示的活動與胆量，證明了他在世界上有做一位英雄豪傑的資格。

廿六年八月十六日，事變發生後的第四日，他就同着方濟各會姆姆，動身到浙江蘭谿，去組織陸軍部的第十一所傷兵醫院，並就在那裏醫治傷兵。他殷勤服務了三四個星期之後，震旦大學要開課了，他回到上海為讀他的第六年醫學。十月十八日，他被派到松江若瑟醫院服務。

若瑟醫院就在滬杭鐵路的松江火車站的附近。那時候，醫院裏大約有二百名傷兵。賚銓到來的下一天，就有五架飛機來炸。可幸，十六顆炸彈落在車站與醫院中間，只炸死了一頭牛，輕傷了牠的牧童。廿三日，三座發動機的大型飛機，炸毀了幾座房屋，炸傷了二三十名平民。廿四日，十二架三座發動機的轟炸機，在松江上空，投下了一百多顆炸彈，大約是想轟炸那堆積軍火的場所，其實這場所就在鄰

近醫院的公共汽車停車場裏，醫院裏的人，因此提心吊胆地等候着軍火庫的隨時被炸而爆發。這一回大禍倖免了；但將來情形實在危險，所以飛機去後，立刻把傷兵搬往城內天主堂。豈知廿七日下午四時，轟炸機又光臨了，并且掠中了天主堂的四週，在半小時內，投下了一百多顆炸彈；又低飛着用機關鎗掃射。一顆炸彈落在聖堂前面，又一顆落在校舍前面。城內民屋幾乎炸個乾淨。受傷的却只有一百餘人；飛機去後，賚銓等就給他們醫治裹紮。廿九日早上，飛機又來投炸彈，用機關鎗掃射。聖堂與附近房屋都在顫抖，玻璃都震碎。賚銓正在手術室工作，也不得不停止。情形實在太危險了。幸而午後下雨，飛機沒有再來。傷兵們就在夜中由火車運往杭州。賚銓也回了上海，繼續讀書。

賚銓的人格與道德的確使衆人佩服。不但和他同居共處的人們敬重他，稱讚他；即使教友們見到他的，也都中心佩服。某次，震大公會邀請朱志堯先生來演講。散會後，老先生指着賚銓向某司鐸說：「這位修士尊姓？」某司鐸答說：這是快要畢業的楊醫師，不是修士。老先生發覺了自己錯謬，就申說自己天天看見賚銓在聖堂內多麼熱心矯正，所以想他是位修士。

朱老先生說得不錯。那時候賚銓的表面生活，是快要

畢業的醫師。但他的神修生活，已經是一位修士；他的潛藏的志願，也是做一位修士。

他在震大讀書的第二年，心頭就繫繞着離開世俗進入修會的意念。他起初強烈地感到的意念，却是藏身於一座隱修院中，遠離着塵俗的叫囂，專心祈禱克苦，為修成自己的聖德。有時候，他也感到需要有人傳揚基多的福音，保護信德的真理，醫治靈魂的病，一如需要有人醫治身體的病。他幾年來的經驗，使他明白知道：天主賞賜他許多優長，為幫助別人的靈魂。所以他漸漸傾向那傳教救靈的修會生活了。

經過了許多遲疑，許多祈禱之後，廿七年夏季，他在醫科畢業的避靜中，徵得了神師的贊許，決定要進耶穌會修道。這決定為他是很痛苦的。他不單該犧牲他的前途，一位優秀醫師的光明富裕的前途；他還該拋棄那正需要他扶助的家庭，使他的老父失望悲傷。但是他慷慨地把自己完全奉獻於天主。並且決定到河北省獻縣，去進那邊的耶穌會初學院，為避免親友們的纏擾。他既然決定了，他不願再有什麼依戀不捨。他的父親在八一三滬戰發生後，已回到廣東去了。他寫信到廣東通知父親。他不等回音，就在七月底離去上海。

（未完）

專　感

江南修院百週鳥瞰　丁宗傑

我江南教區，並不是百年以來，才開始栽培國籍神父的。因為明末清初的耶穌會神父，早已着手於這個偉大事業。所以在十七及十八兩世紀，江南國籍司鐸已有過七十名。著名的畫家墨井道人吳歷山，就是其中的一位。不過當時沒有修院的組織罷了。

江南的開始有修院，是在一八四二年七月，耶穌會士董來江南之後。那時管理教區的羅主教手下，只有八位中國神父，而他教區的地域，却包括着蘇皖兩省，同時並帶管山東省的全部。

羅主教觀於教區地域的廣大，教士人數的稀少，感到急須創辦修院；所以他就把這件重大事情，委托耶穌會李秀芳神父辦理。一八四三年二月八日，李神父在佘山附近的張模橋，正式成立了修院。一個月之後，修生人數已有二

十二名，其中五名是山東人。

一八四三年七月廿三日，張樸橋修院，因避免地方上的猜疑，遷到了橫塘。橫塘教友看着修院設備的簡陋，在一八四五年，集款捐資，為修院蓋了一座新屋。到了一八四七年，修生計有三十八名。但是橫塘地土低濕，潮氣過重，不合衛生；所以一八五〇年，副主教徐公把修院搬到了自己常駐的浦東張家樓。

一八五三年董家渡主教大堂落成，繼羅主教位的趙主教，就把張家樓修院中十三名讀神學的修士，連同修院院長，一起遷到了董家渡。其他讀拉丁文的修生，仍舊留在張家樓，稱做小修院。

那時修院人數共有四十名。院長與三位神父分別教授神學、哲學、聖教史，高級拉丁，中低級拉丁，共分作四組，由四位年長的修生教授。修院學程，就分高級拉丁二年，哲學二年，神學四年；在讀高級拉丁之前，須讀過六七八年的中文。後來年文思主教，又規定讀完神學的修士，在晉鐸之前，須被派往會口或公學裏，作相當時期的試驗。所以一個修生的晉鐸年齡，大概都要在三十歲以上。

一八五八年，修院成立後的第十五年，董家渡大修院產生了三位第一批司鐸。就是婁縣顧公若瑟，南匯曹公彌

額，海門熊公臬坡。因當時本省主教缺席，所以他們往舟山定海，於九月十九日，由寧波田主教晉陞司鐸。十天之後，新鐸們榮歸上海，在董家渡大堂舉行首祭。翌年九月八日，又添了兩位新鐸，就是華亭吳公安德與崇明蔡公西爾。

修院已在開始收穫了，前途似乎充滿着希望。可是張家樓的小修院，却不幸困難重重。外加一八五六年，一八六〇年間，江南正值兵荒馬亂，遍地荆棘的時代。所以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張家樓小修院，不得不暫告停辦。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年主教在董家渡創立了一座神職學堂。開學的第一個月，即有十四名修生。明年二月廿五日便正式定名為「若瑟小修院」，那時修生已有三十二名。

一八六五年郎主教移任江南。一年後，把小修院遷往徐家匯；而同時在徐匯公學內，添設一級與小修院同等程度的拉丁班。

一八七二年，大修院也遷到了徐家匯，可是只一年又遷回了董家渡。一八七七年，又從董家渡遷到了徐家匯，才算遷定。

小修院在一八七八年後，遷回了董家渡。直到一九〇八年才遷定在徐家匯。起初還是與大修院合併，一九一三年才有獨立的院所。

一九一八年小修院新院舍落成。大修院則在一九二九年，才搬進了現在的廣大華麗的院舍之內。

修院的搬場史既可告一段落，而徐匯公學內高中部的拉丁生，又相當的衆多。惠主教為使他們的聖召穩定起見，在一九三四年，就在公學內另劃一院，稱做備修院。八一三戰事而後，許多總鐸區學校被迫停止，人民生活的費用既日益飛漲，而學生的體格更日益衰落。小修院人數在去年，且只剩了九名。於是惠主教便決意把備修院併入小修院。高中拉丁生，除繼續其徐匯高中的課程外，從此便過著和小修院生同樣的生活，並受到同等的待遇，而成為小修院的一份子了。

修院的百年簡史，就是這麼三言兩語的略表過了。而修院百年內所造就的司鐸，以及供給司鐸聖召最多的地段和家庭，我且也在這裏作一個極簡單的報告。

上文說過，羅主教來接任江南教區時，他手下只有八位中國神父。可是第一任耶穌會主教年公去世時，也只以十二位中國神父交給了郎主教。郎主教也只以同數的國籍司鐸交給於他的後任倪主教，只是加增了十三位國籍耶穌會司鐸。倪主教接任後，多方設法，搜尋鐸品聖召，比如各地總鐸區的設立學校等等，所以當他去世時，江南已有

了二十一位國籍教區司鐸，及十七位國籍耶穌會司鐸。但是到了姚主教手裏，江南修院司鐸的產量，就比較有着顯著的進步。一九三〇年，除已劃出了安徽省及海門教區之外，江南尚有八十一位國籍本區司鐸。惠主教接姚主教任，又先後劃去了徐州南京二教區，江南教區也改稱上海教區；可是按着去年的計算，上海教區尚有一百十七位國籍司鐸，其中廿七位係國籍耶穌會司鐸。

總計江南修院百年以來，進院的人數為六百七十二

名，而晉鐸的人數為三百廿八名。除了教區分劃以及逝世者外，現在生存的尚有九十位國籍教區司鐸，大修院修士二十七名，小修院修生九名，高中部拉丁生廿七名。

百年來，江南修院所供給於教區的司鐸，大概都是舊屬松江府一帶人士。會口方面，董家渡供給獨多，當佔第一，計主教一位，司鐸三十一位；其次為七寶與徐家匯，計產生司鐸各十六位；再次為張家樓，計司鐸十二位。

家庭方面，董家渡沈氏一族，就有到十一位。奉賢高橋沈氏，南橋徐氏，均有同胞兄弟三人晉鐸。

百年前包括蘇皖兩省的江南教區，目下已劃分為七個教區。其中海門南京二教區，已儘歸國籍司鐸管理。在那裏的傳教士，可說儘是由江南修院培成供給的。

現在劃剩三十一縣的上海教區，分作十二個總鐸區，其中半數，已由國籍司鐸管理。可是上海教區擁着五萬五千方里的地域，二千萬左右的人口，十四萬餘的教友。疆域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而欲以百數司鐸來負責擔任，未免使人望洋興嘆。並且惠主教在他「江南修院百週紀念冊」上寫說：「我們須準備調防替代。外援已不可靠，我們只有就地招募。」國籍司鐸，真是多麼缺乏，修院事業真是多麼重要呢！

那麼我們該趁江南修院百週紀念的慶期，仰合主教的呼聲，凡子弟有志修道的，就犧牲子弟，凡有錢財培植修道人才的，就犧牲錢財，使這個百年來的修院事業有更大的發展。

—節錄卅二二七，廣播稿—

傳教生活

T村的耶穌聖誕節 華南野叟

這是公元一九四二年的冬季。

在S城的南W江的北，狹狹的一段地帶內，東西大約十里，南北大約六里，位置着六七個教友村莊。每個村莊，教友人家多的三四十家，少的一二十家。逢着罷工瞻禮，某個村莊有彌撒，別的村莊的教友，也就到那個村莊上望彌撒。這些教友人家，差不多都是種稻田的。有幾家擁着幾百畝田，自己種了一部分，其餘的租給別人。有的是租人家的田來種。有的是種着自己的田十幾畝，二十畝，三十畝，等等。米價逐步飛漲。本年的收成，在這一段地帶內又格外的好，竟然每畝要收三石老斛子（一百九十六市斤一石。）雖然因在清鄉區域，糙米每石只售儲票二百五十元左右，但是比較上海吃戶口米的人，比較那種棉繩米的人，這一段地帶的人民，實在是幸運的多了。所以別的人鬧着窮鬧着飢；他們却能够歡天喜地的慶祝耶穌聖誕。

這些村莊上的教友人家，往往彼此是親戚。因此一個

村莊上有著主日彌撒，別的村莊上的教友到那裏去望彌撒，就在親戚人家用早膳，用午膳，歡聚了一天，然後回家。遇到了四大瞻禮，或本堂瞻禮，尚須在親戚人家過夜。聖誕瞻禮，更因着半夜彌撒的緣故，必須過夜；又恰巧種田的事完罷，大家空暇；耗去了若干石米，手頭多了些錢，買魚買肉，肴菜格外豐盛；親戚們聚會幾天，自然格外快活。

這樣過瞻禮，消費自然很大。只就飯米一項，來了二十幾個親戚，——並且是鄉下農家每天吃慣四頓飽飯的人，並不是領戶口米喝慣薄粥湯的人，——住上三四天，便可吃去一石大米！所以會口裏的辦事人們，往往請求本堂神父勿常常在一個村莊上過大瞻禮。譬如前年的聖誕瞻禮，過在B村，去年的過在D村，今年的便過在T村。因此前年和去年T村的人家去攬擾了B村和D村的親戚，今年却輪到T村的人家做主人，讓親戚們來痛快地消耗一下。

這樣的消耗可說是一種靡費嗎？不！「跑親眷」原來是免不掉的一件事情。進教人在跑，外教人也在跑，這段地帶的人在跑，別處的人也在跑。既然一年中，免不掉總要跑跑，那麼還有什麼時候，比較大瞻禮，——另外是聖誕瞻禮的時候，更為適宜的呢？村莊上塞滿了親戚，頓時熱鬧起來。大人和兒童，個個都興奮地過瞻禮。平常時候的馬虎教友，到

了這時候，也不能不多進進聖堂，不能不辦一次告解，領幾次聖體。村上或近村的外教人家，也都知道教友們在過大瞻禮，起了歆羨的心思。這不是應該提倡的教友風俗嗎？

聖誕瞻禮前二天傍晚，神父到來了一頭豬羅的狂叫聲，引起了神父的注意。這原是六家教友人家，爲着大瞻禮的需要，合夥宰殺一頭肉猪。過了兩天，一塊肥美鮮嫩的蹄膀，便出現在神父的瞻禮筵席上。

瞻禮前日的午後，神父到B村上去聽些告解；路上遇到了不少的男女老幼，挑着被頭，往T村的親戚家裏去。因爲農村裏所缺的不是米，而是被褥呀！本村的男子都大概往S城去了；他們採辦些鮮肉，鹹肉，鮮魚，麵條，白糖之類。因爲雞蛋蔬菜是農家所固有的。農人們的食量雖大，但嗜好很簡單。何況在這現時代的嚴重統制下，百物昂貴，他們也祇得把許多非必要的東西節省了。婦女們早已從幾天前開始忙着預備糯米研粉，做圓子，做塌餅，做年糕，裹包子。到了傍晚，村裏的小路上，小溪旁，人家門前，聖堂庭院內，塞滿了許多孩子。他們是在戰事開始後長大的，沒有認識過從前的景況；所以過着今年的聖誕瞻禮，也就格外快活。

晚膳後，孩子們和有些大人們進堂念玫瑰經。隨上神父給他們講小耶穌聖誕的事蹟和教訓。然後衆人念晚課。神父聽告解，自七下鐘起，直至十下半。十一鐘神父又開始

聽告解。這一夜天氣很是溫和，月光却照耀得很明亮，天上並無半點浮雲。十二下正，半夜彌撒開始了。聖堂內却依舊是暗淡的，因爲今年不但找不到煤油爲點「氣油燈」，即洋燭一項，也因着統制關係，無法多帶到鄉下來。

在幾枝暗淡的燭光下，今年的T村半夜彌撒，却增添了一件從前所沒有的趣事。那便是T村的國樂社員，在半夜彌撒中演奏了他們的樂曲。原來這國樂社的成立還不足一年呢！本堂神父見到了T村離S城太近，許多人往往把寶貴的光陰消磨在S城的茶館裏，甚至染到了賭博，賭灑等惡習。因此本堂神父提倡了國樂社的組織，並且慷慨地捐助了樂器。今年的半夜彌撒中，奏樂聲與誦經聲交替着，應是多麼中樂小耶穌的聖耳呀！

小小的T村聖堂中，半夜彌撒恭領聖體的，竟然有三百人之多。城內有些教友，爲着望半夜彌撒，也不得到這T村裏來。

聖誕日的「天明」彌撒，神父在講道理中，勸囑這裏的教友，善用天主的恩惠，加倍熱心做好教友，因爲世上的禱福往往是變換得很快的。聖堂內擠滿教友。聖體降福後，人們又各散往親戚家裏去大嚼。他們大概還留着不去，因爲明天有四檔婚配，後天又是主日呢！聖誕瞻禮快活地過去了，溫和明朗的天氣也變爲陰暗凜冽了。

說林

——西班牙最近教難史中的一頁——

碧娜女士（續） 張帆行

二 動 章

那時馬拉加在飛機的威脅之下，已經成了一座死城。街道上行人絕跡，闊無聲息。那些平日誇大的暴黨們，現在也不知藏在那個角落裏。只有碧娜女士與顧厄良兩人在沈寂的街道上不示地走着。

不一會兒，便走到了打靶場。那裏落下了幾個炸彈，一陣陣的呻吟，打動了他兩人的耳鼓。

「辣法厄爾，（顧厄良的洗名），我們別錯過了這個機會。你是強壯有力的，你拿這卷紗布，去把那尊聖母像裹好，埋入土中，免得給裏聖的惡徒們，作為射擊的靶子。」

顧厄良領命去了。同時她也循着繼續的呻吟聲，前去

探索那些可憐的負傷者。

「女軍友爲天主的緣故，給我請一位神父來吧！我要

死了。你看那裏的一塊碎肉，便是我被炸去的大腿。」「倒在斷垣下的傷兵，向她這樣哀求着。

「神父嗎？不都給你們殺害完了！」

「哎呀！不錯，但是女軍友請你發發好心，救救我罷！」

「你信耶穌嗎？」

「我信！可是：可是我有一個大罪。我曾將某聖堂裏一尊聖像的腿打折了。我又——」

碧娜女士把嘴湊近這臨死者的耳朵邊，幫助他發痛悔。一顆顆的懺悔之淚從他眼中迸出。

「天主肯寬免我麼？」

「你依賴他的無限仁慈罷！」

「我這裏還有一尊金的耶穌像，是我搶——」

「好了，別往下說了！拿出來親他的聖足罷！」

這尊從一個富貴教友家裏搶來的金耶穌像，受了那隻臨終之羊的幾個熱烈的吻。

那時上空的飛機，大概卸盡了它的載負，打了幾個迴旋，悠悠地在天際消失了。

碧娜女士送了那兵士的善終，帶着那尊聖像，又趕往別的負傷者那裏，悽慘的情形，和方才一樣。

且說顧厄良幹完了掩埋聖像的工作，就前去找碧娜女士。她正跪伏在一個傷兵身邊，一見顧厄良來到，連忙問道：「辦好了嗎？」

「埋得妥妥當當。」顧厄良說。

「你埋了多少？」那傷兵不知他們話中有話，以爲真是埋葬死人，纔這樣問。

「機埋了一個，還有三個正要去埋哩！」

「軍友呵！照你看來，我便是第四個麼？」他有些怕死，纔這樣擔心地問。

「我看你也活不成，我們現在算個清賬罷！」碧娜說。

「先得結清靈魂的賬！」顧厄良附和着說。

「也對！我求天主寬恕我的罪，因爲我是一個虔聖者。我現在完全相信耶穌救世主，我把我的靈魂託付給他。」

「弟兄！這樣很好！」

那尊從一個富貴教友家裏搶來的金耶穌像，又受了另一隻臨終之羊的幾個熱烈的吻。

碧娜女士在這短促而危險的時間內，照顧了六七個負重傷者，給他們的靈魂解除了惡魔的桎梏，而奔向良善和平之主——耶穌基多。

警報解除以後，那些暴黨武士，又昂昂然出現，重新抖

擲起尚武的精神，往各處去調查敵機轟炸的成效。他們首先去觀察的地點，是加肋大打靶場；因爲當敵機飛臨時，那裏正有許多兵士在打靶子。

那首先來到打靶場的人，正看見碧娜女士忙來忙去，

驚奇地問道。

「女軍友！你那裏來？沒有聽見警報？」

「怎麼沒有聽見？但是『責任』要緊！」

「什麼責任？各人保得自己的一條老命便很好了！」

「保你的老命！」顧厄良在旁打斷他的話說。

這樣說來，那軍人們的互助之德，還在那裏？我親眼見這位女軍友，冒死犯險，前去救助那些受傷垂死的人。你們方才都在那裏？也要顧到我們軍隊的名譽啊！你們看叛軍在作戰時，都捨命地去救他們被難的弟兄。若和他們比起來，我們的臉真是無處放！」

「老鄉，你說來真是娓娓動聽。但若敢把這話說給我們長官聽，那就恭喜你了！」一個兵士冷刺地說。

這句話就好像發麵酵子，使那些兵士們的滿腹牢騷，都發作起來。於是，你一句我一聲地，都在譴怨那些殘酷無情的長官。

的討論說：

「你們觀察的都很對。不過我們來說那最近的事罷！在這次遭敵機轟炸時，沒有一個紅十字會會員，前去救護那受傷的，或掩埋那慘死的人。而這位女軍友碧娜，却充滿着博愛的精神，冒險搶救，奮不顧身。像這種高尚的精神，我們應當設法獎勵獎勵；譬如為她求得個勳章，也好！」

這提議大家都很贊成，於是一起擁着碧娜，前去找一個司法機關。

次日，暴黨的機關報「民衆日報」也發出了同樣的呼聲。

顧厄良的提議，畢竟實現了。舉行頒授勳章典禮的地點，便是在加肋大打靶場。沿街旗幟飄揚，兵士們端着上了刺刀的鎗，排列兩行。當碧娜女士經過時，都喊着：

「碧娜萬歲！」

顧厄良也受了同樣的榮譽。

現在他兩人的胸前，都掛着一枚圓形的「勳章」，上面繪着一枝火把，有兩條曲線圍拱着。這「勳章」物質方面的價值，是很微賤的。讀者們別見笑，讓我說明這「勳章」一的出處：它是從一個陣亡的副將身上摘下來的兩個大衣鉤子，譬如改製而成的。

但碧娜與顧厄良兩人心裏，却不在乎這一點。因為物質方面的代價雖是微賤，然而它總被大眾認為是一枚「勳章」，總是一個榮譽的象徵；而且也許能給自己很大的幫助，為實現那正在圖謀的計畫。

三 探望囚犯

碧娜女士為實現她圖謀的計畫，委實不能再拖延時日了。因為許多無辜被囚的司鐸與教胞們，為痛苦與憂鬱所煎熬，真如失怙失恃的赤子，嗷嗷待哺。

碧娜女士如今有了新的助手，便是她與顧厄良獲得着的那兩個大衣鉤子，——不，那兩個勳章。

「喂！顧厄良，我們應該往監獄裏走一遭。」

「我也有這種思想。大概總有點成功的希望吧！」

「把勳章掛在胸前，監獄的門自會得開的。」

現在他倆正向莎利納絲路走去。顧厄良嘴裏喃着捲煙，神氣十足。碧娜却端莊嫋雅，短髮披在肩上；這樣，人們知道她是一位未婚的少女，當着她面前，不敢放肆。

走了不多幾時，前面已經是監獄了。碧娜女士千叮萬囑，叫顧厄良別開口多話，只裝作一個隨從的人。

監獄門口站着一個粗壯的漢子，一望而知 是守

獄的。碧娜走上前去：

「軍友，早安！」

「你也早安！」他回了一禮。

爲先發制人計，她連忙指着自己胸前的勳章說：

「我們爲進監獄，當然用不到另外的准許。」

「探望一位親戚嗎？」

「許多哩！人們不分青紅皂白，錯捉了許多進去。」

她一面說話，一面只顧往裏走，通過了前廳，一扇鐵門

也給她開了。她正慶幸自己過了這難關，突然一聲：

「通行證！」跳出來了另一個壯漢。他那副鬼臉色，真像
獵獵的守家犬。

「通行證？就在你的眼前！」顧厄良手指着自己的勳章說。——難道你想這是尋常的，毫無意義的一塊銅皮麼？」

「哎呀，對不住！」他似乎被顧厄良的職銜所懾伏了；他開了第二重門，讓兩人進去。

「指給我們，法西斯黨人所在之處。」碧娜說。

「就在那邊角落裏，需要很大的工夫麼？」

「我們是秘密偵探，來幹一件工作，所以需時不少。」

「那好，你們事畢之後，按一按這鈴，我就回來。再見。」

他說畢轉身逕自去了。

說
碧娜女士

從前聖伯多祿在監中，天神來解脫了他的縲絏。如今碧娜女士，進了那間陰森森的，充滿了愁雲悲霧的人間地獄，也彷彿天神一般。因爲她正圖謀着，怎樣將那些無辜的羔羊，從暴黨的鐵爪下救出。

獄門開了。這一來，又把極大的憂慮和恐怖，給與那些

可憐的被囚者。因爲他們不知道是否又來抓人去鎗斃。

「別害怕！」碧娜女士先安定衆人的心說——也有好人會到監獄裏來的！」

呵！監獄中有多少熟識的面孔呀！那許多神父，有的是女修院的神師，有的會給碧娜送過聖體。此外，有律師，有教員，有報館主筆，還有許多馬拉加的熱心教友。

被囚的人們，審視了兩個進來的人；有的禁不住驚奇地道：「唉！這不是碧娜女士麼？那不是管聖堂的顧厄良麼？怎麼竟然也當了兵！」

「我們便是你們所說的兩人。這裏有多少位神父？」

「女士呀！還是你的靈魂出現呢？還是在作夢？」

「別多話沒有工夫。快說！」

「共有二十二位，他們的名字是葛樂德，若瑟，德肋司·福樂。」

碧娜女士從懷裏取出日記簿來，立刻用速寫法把那

些名字記上。

細心的碧娜女士，身上偷藏着幾瓶煉乳肉汁，還有幾小包香煙。她不敢多帶，因為萬一被人發覺出來，那麼一切計畫便要歸於失敗。她這時拿出來都給了他們。衆人自然是非常的歡喜與感激。

「女士！我們能向你請託幾件事麼？」

「說出來吧！看行不行。」

「這是一封信，是一個青年名亞爾培，寫給他的妻子的。他在新婚的次日，便被捉到這裏。現在因為不知道他妻子的生死存亡，所以焦急萬分。她的住址是很秘密的。」

「我們去探聽好了。」

「有人要一尊苦像，有人要一本師主編。你看怎樣？還有這位律師愛多亞，想得到他子女的照片，為安慰自己的破碎的心……這是他的住址。」

「還有，女士呵！你能設法使我們領聖體麼？」

「我是很樂意的。放心罷，總還有希望！」

「謝謝女士！哎！若不是有這些神父和我們在一齊，我們老早已經愁死了。」

「感謝天主！龍！希望你們同心同德，仰合天主聖意！希望天主扶助我們一總的人再見了！」

他倆出了獄門，把壁上的電鈴按了一下，那獄卒立刻到來。

「朋友，再會了！你別驚奇，或許不多幾日以後，我們還要來一遭哩！」顧厄良走到監獄的外門，向獄卒告別而且預先聲明了這一句。

「幾時來，幾時行，更希望你們將叛軍那一黨的人兒，給我們多捉幾個來收拾收拾！」

「放心！自然會給你辦到！」

現在他倆走在冷寂寂的街上，臉上浮現出得意的神色。顧厄良又犯了老毛病。——「哼！若依我的蠻性，非硬把獄門打開不行。這纔能把被囚的人放出來！」

「你若願意壞事，就這樣幹罷！」碧娜女士抱着幽默態度對他說。——為今之計，我們須向司法當局去請願，說我們有八位親戚被囚。你以為怎樣？」

顧厄良的嘴囁得高高地，沒有回答什麼。

（未完）

記述

聖心特佑脫免奇禍記實 多默

叫傭人壽德提了燈，穿過堂場，只覺得滿場硫黃火氣撲鼻。到了轉桶（女堂送飯過來的裝置）那邊，便打鑼探問；却老是沒有人答理，只聽得一個小孩的哭聲。我同壽德再大聲喊先生，仍是毫無聲息。這時，我想一定惹禍了！可好，不多一會，聽得在灶間那邊一片擾雜聲。事實已不如我思想的那般嚴重。

八月十二日那天，不但很熱且又很悶。午後五下，黑雲一團一團的四面推上來，半天裏亂擠亂翻；可是沒有半些風息，連樹梢也不動一動。我就在院內場上提早吃晚飯。趕緊吃罷，已是漣漣的雨來了。我退到房裏，點上一盞油燈，把燈心挑高，坐定看一些明天默想的資料。看不到三四行，突然豁辣辣驚天動地一個霹靂話也希奇，電光却沒有見到。立時我的腦海裏湧現出聖堂觸電倒塌的一幅景像。（因為堂頂小鐘樓和十字架都是引電的鉛皮做的。）

我們就回去，找了一架梯子，翻牆過去。那時我四週大小小哭成一團，說不出話來：雷電依然交作，聲勢浩大。她們看見我手裏提的燈，怕得厲害，說：「神父，火要引電的，吹滅了罷！」我說不要緊的；但不願她們白白地受驚，就依了她們的話，吹滅了燈。我們就轉彎摸角，摸到了灶間，再點上了燈。那時老徐還爬在地下，手裏還拿着銅勺鏟刀。我問他：「老徐，怎麼樣了？神父呀，麻呢！不要緊，你坐起來吧！」她坐了起來，我再問她：「你現在還覺得麻不麻？」現在不覺得了。——好，你站起來吧！沒有什麼事，放心吧！」這時

我走出屋外。可幸，聖心（本堂主保）保佑，在閃電光下，我看見聖堂鐘樓依然屹立着。那時我再走向女校方面一看，既不見燈光，又全無聲息。我急忙出去大聲招呼女先生，連喊三四聲，却毫無動靜。我心中就着急起來，怕的是霹靂落在她們那裏。當時的愁慮着急，真是無可形容的。我就

大家比較已放心多了。灶間裏又熱鬧起來了。你一句，我一句，不出乎雷電爆炸的光景。這裏，我把她們目覩的情形記個大概。

她們住的是三間老式的平房，年代已久，陰暗潮濕，又不甚通風；這大致是引電的緣由。中間一間是客堂，西首是兩位女先生的臥房，東首是另一女先生的臥房。當晚她們吃過晚飯，一位女先生和老徐，靠門口立在桌子旁收拾東西。忽然一團火球，大如面盆，驟然而入，掠過女先生，再經老徐的身旁，衝入東房，便一聲霹靂，火花四濺，光色又紫又綠，更有曲折如金蛇的火花。再說女先生當火球掠過時，右頰如被人掌擊，右半身覺得一陣熱流；老徐則覺得渾身發麻。

雷電爆炸後，她們都嚇呆了；怪不得隔牆的呌喊敲鑼，都聽不到了。當夜她們都不敢再去安息。而且雷聲隆隆，電光閃閃，老是胆戰心驚。我就決定叫她們到男堂會客室，權過一宿。到了會客室裏，安插定當之後，好端端的她們又都哭起來了。大致是悲喜交集的原故。這時，又是你一句，我一句，把先前說過的再說了一遍。我就勸大家朗誦玫瑰經。念了一串之後，我和壽德回去安息了。但那裏睡得起呢。一則是驚險極了；一則是喜巧極了。就是偶而朦朧入睡，忽然一聲雷響，立即跳醒。

這件事情發生後，隣居的好事的紛紛來探，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於是關門杜客。其後來而不知實情的，便捏造謠言，說擊斃巨蛇一條，身粗如圓桶。另有人捏說：堂內打死了七人一犬。但那些親眼看過的，不論是教友或外教人都說這事很希奇，竟然沒有傷人，沒有着火，一定是天主的保佑。我們想這是本堂主保耶穌聖心的保佑。

公教益聞

據一月十八日海通社華底岡電，當

空襲下可得全 教宗接見祈禱
宗會會友

今教宗庇護十二世，於一月十七日，接見祈禱宗會會友七千餘名。耶穌會代理總長（即祈禱宗會代理總監督），瑪尼神父，親自率領此祈禱宗會之朝覲團。教宗於答詞中，剴切指出祈禱之重要；以為在今日之時代，真正之和平與秩序，惟有賴衆信友之虔誠祈禱，方能有實現之希望云。

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二世，以世界各教宗降福努力 傳教之司鐸信友

極於福音之宣傳，慈心極為快慰。因在上年七月廿三日，特施降福於努力傳教者。茲披露其原文如後：「致諸福音之前驅，彼等際此時艱，仍積極於基多神國之擴展；以及諸位信友，彼等常以超乎獎勵之愛德與恩慮，扶助神聖傳教工作。對若此若彼之努力傳教者，我人向極尊重而隨時注意之，用特祈禱天主，賜以恆心行善功德，日增，得享和平幸福；且以慈父之情懷，欣然降以宗座遐福。教宗庇護第十二世。一九四二年七月廿三日頒自華帝

岡宮」（龍光）

據十二月廿三日哈瓦斯社華底岡空襲下可得全 大赦 電云，本日華底岡無線電台用拉丁、英、法、德、意五種言語，向全世界報告：

當今教宗恩賜，凡遭遇空襲的人，激發信德與教友精神，恭念「天主因大仁慈矜憐我」聖詠者，可得全大赦；又此聖詠，可用任何種言語誦念。按該電所述不甚詳明，不知為得該全大赦，在念此聖詠外，應行別項要工否？諒真心痛悔必不可缺。又據龍光會報所載，斯帝分尼社電，則謂教宗對於公教信友於空襲轟炸之重大危險中，凡真心痛悔已舞而熱心呼念「我耶穌矜憐」短誦者，特頒以全大赦。兩項電文頗有不同，未知孰是孰非，姑並載之以覘究竟。

江南修院百週 紀念 上海徐家匯大修院，亦即前日江南

修院百週 紀念 教區之修院，該修院自羅主教於一八四三年二月八日創立以來，適值一百週年。該院舉行紀念慶典，祇因時局關係，一切悉從簡單。二月六日上海惠主教為江南修院院史展覽會開幕禮。七日舉行全日顯供聖體。下午四時特開演講會。惠主教致開會詞，後姚景星，馬龍麟，張冬青，劉德宗，四位修士相繼演講，題目為「瑪利亞司鐸之后」、「瑪利亞傳教士之后」。

「瑪利亞罪人之托」以上三篇爲拉丁文，第四篇中文，
「聖母聖心會史要」中間唱聖母歌。最後再由惠主教致
謝並謝詞。與會者除本區惠主教外，又有海門教區朱主教，
山東益都教區狄監牧，以及司鐸修士等一百數十位。七日
晚上，黃鐘播音社，教誦丁宗傑司鐸演講修院百年簡史，俾
教內教外俱得心神參與是項慶典，而爲福音及鐸召作間
接之宣傳。八日晨六時半，朱主教在大修院聖堂舉行聖祭。
九時，惠主教舉行雙五六品大禮彌撒；下午三時半，聖體降
福，並復獻修院於聖母聖心。宗座駐華代表蔡總主教亦有
專函致賀云。

山東陽穀教區自前任宗座代牧田
耕莘主教榮任青島代牧後，華帝岡
電令教廷已於一月十二日簡任該
區牛多瑪斯司鐸，爲繼任宗座代牧。牛
新主教河北籍，一八

九五年生於獻縣教區。後入山東兗州總修院，一九二三年九月晉陞鐸品。此後在魯南各地任副本堂多年，旋改授陽穀范縣本堂，後更擢陞陽穀坡里莊總本堂及副主教。新主教對青年教育及社會慈善事業，向極關懷。此次榮膺大命，行見陽穀教務，定當大放異彩云。（寵光）

山西大同南七十里馬莊，有新教友
大同信友之熱心表現。由一二位司鐸常川駐守，附近十村
更有信衆約五百五十名。上年底，教區經濟頗感恐慌，馬莊
本堂漢司鐸，以教會經濟不足，勢將解散所立學校，心頗不
忍。因探視所屬各村，陳明來意。各地信友雖值傳教節後，各
戶均已捐納若干作傳教之經費，然對輔助本堂會口事仍
能當仁不讓，預許帮忙。漢司鐸回堂後，心中稍慰。第以當地
教民困苦者多，所納當不足以用，心竊憂之。豈知耶穌聖誕賜
禮日，各村信友竟彙集糧米十二石，用作補助本堂之經費。
此種大量實出預料之外。抑尤有可慰者，即當地教外人士，
亦願捐助若干。又馬莊信友中，有五六戶雖熱心不減常人，
而家境則極貧困；然此次募集教會經費時，彼等亦自動請
求加入，以盡綿薄云。（龍光）

聖母七苦兄弟會修士所經營之「
唐山聖若瑟院」，一慈幼工作，卓著冀
東。現該院有教內外苦兒八十餘名，
自七歲至二十歲不等，除幼小者授以初級課程外，概皆學
習專科技藝，如木匠，成衣，美術，農事，牛乳，及地毯，靴鞋，肥皂
之製造，各部各作，均由該院專長修士指導。院長勞德隆修

士見刻下院中房舍已不敷應用雖在此困難時期正預備大量材料以便春暖開工建築。又該院除客籍修士外又有

國籍修士數位。聞本年度仍收新入會者。按聖母七苦兄弟會之目的乃藉天主寵佑之助求達成德並藉恭敬祈求效

法吾主耶穌基多之童貞聖母之痛苦而辦慈善事業尤以教養無人照管之貧苦男兒為首務而愈顯主榮云。(寵光) 教熱益都信友之傳

山東益都宗座監牧區各地本年多出者。但本年信友捐助傳教之數字則倍於往年計去年捐款數字一千〇一十二元本年則達

二千四百另四元四角僅博興會口一域在本堂寶梅芳司鐸之指導下信友捐助傳教經費達一六四九元三角八分之數而該地信友捐助本區修院之經費一千三百餘元則尙未計在內云。(寵光)

徐州教區耶穌會傳教士年來對教區傳教之努力頗得有良好之成績。去年八月該區得有首批烏蘇利會修女到達徐州在徐州南關創辦女子學校一處九月開學學生僅二十餘人迨至十月中旬學生數目已達百五十人該新校舍已奉獻於聖母聖心蓋當創辦伊始若干困難幾

為人力所不能勝然均得在各個聖母瞻禮日得到解決凡此足證聖母對該會特別助佑云。(寵光)

震旦大學學生感於上海貧民之困賑會

震旦大學學生感於上海貧民之困苦可憐曾有組織冬賑會之盛舉由震旦話劇團表演名劇收入悉歸放賑之用該校畢業同學亦出資贊助且組織國劇表演成績尤為驚人各方施衣施銀者絡繹不絕截至本年一月一日止捐款數目已達十二萬元之鉅而各方之樂捐者仍不絕於途該校自得此大量之收穫後立即開始救濟工作據聞受惠貧民確已不少云。(寵光)

安徽蚌埠教區久已蓄意擴充教區之新校舍

蚌埠公教學校

學校之校址故對建築材料隨時購置奈當校舍急須擴充之時建築經費則毫無着落幾經措商後決定開始建築計劃據最初預算建築費須二萬元後竟增至三萬元豈知事有出人意外者經教會募捐之結果收到捐款竟達四萬元之數經地方人士如此熱心教育之結果得使該校增建課室八間足敷高小及中學之用總計該校男中學生一五三名小學男生六〇六名女中學生一八三名女小學生五〇一名總計該

校男女學校之學生數，共得一四四三名云。（寵光）

西藏教友的熱

鹽井是西藏的惟一公教會口，據該

心

會口本堂卜司鐸寫說：當地公教信

友雖只三百名，但為表示對於教宗的愛戴，特捐國幣千元，用作建造教宗紀念聖堂之用。二年前，卜司鐸倡導每月首瞻禮六的聖心敬禮；成績頗好，每次領聖體者五十餘人。又當地公教習俗，凡聖體遊行時一切裝飾，皆由信友自備。去年聖體遊行日，格外典禮隆重，即當地喇嘛僧，亦皆讚歎云。（寵光）

託 求

凡有託求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
閱者亦請本着愛人之德懇切代求

上海◎鄙人今有極需要而甚難完成之數件，特恩懇閱報，諸君代求耶穌聖心及聖女小德肋撒如獲所求，當敬獻謝主彌撒二台，蜜蠟一對並登聖心報誌謝。

上海洋涇浜葉勁松敬托

山東◎舍親某冷淡至極，敬請全國禱告會友聖體會友閱報，諸人同求聖心賜伊改過遷善安分守已並許煉靈彌撒一台。

平度希聖謹托

謝 恩

凡欲謝恩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又請司鐸簽押或蓋圖章。

江蘇◎小孫生根孫女桂英今秋忽患喉癌危症，後做玫瑰九日經及每日念玫瑰經十五端果蒙聖母慈恩垂佑。

江蘇金壇范鴻慶敬謝本堂徐司鐸押

今春有人捏名向崇明地方法院檢察庭控告城內天主堂二位女先生生活糜爛，孩未遂之案。今蒙聖心垂佑，由地方法院院長宣判先生無罪。陸斌如啓袁達神父押家屢屢患疾病，經求聖家垂佑，近年來很為康健。又家慈曾於前年被土匪架去，音訊不通，懇求聖家保佑並祈聖人聖女轉禱虔作大聖。若瑟九日敬禮，敬禮甫完，已安然回家。僕需要恩多，則均蒙聖家俯允，特此登報謝恩。

宿遷陳惠民啓本堂葛神父押

安徽◎鄙人五子久順已有三歲，忽起急驚，醫治無效。鄙人取己身念珠一串，套在小孩頸上，用珠上苦像含於小孩口中，求因吾主救世之功，賞賜小孩病愈。如此呼號數十句，後兒病果愈。

懷寧縣廣村程亞東啓都神父押

福建◎家中不幸，衣澤及住炎面均染病沉重，因求耶穌聖心保佑，即獲痊愈。

閩清六都許瑪利亞啓本堂神父押

河北◎家慈患病垂危，醫藥罔效，遂懇求聖母恩賜痊愈，果蒙垂允。

威縣王村李潮雲啓趙若瑟司鐸押

客歲十一月廿七日，敝鐸不幸遇難，遂求敝村同族致命者武文印，上海徐文定公並許願獻祭，登報鳴謝，乃果平安脫險。

河北雞澤西屯莊本堂司鐸武德修謝

之黑光永以而 ● 錄 亡 近 ● 安永之賜主留

青浦朱家角	潘菊平多默
金山西塘界	張趙氏瑪利亞
蘇州楊家橋	許金品若望
楊柳浜	許許氏瑪利亞
蘇州楊家橋	沈徐氏瑪利亞
木瀆	鍾秀全瑪弟亞
楊柳浜	朱永泰達尼老
蘇州楊家橋	陸叙全若瑟
木瀆	陸周氏瑪利亞
浙江平湖	朱陳氏亞納
嘉善	王永章方濟各
河北唐山喬屯	周根生西爾物
劉藍瑪利亞	陸愛福達陡
莊掌金老楞佐	孟陸氏瑪利亞
劉宋氏則濟利	朱小根若瑟
郭可寶瑪利亞	陳晉甫若瑟
劉藍瑪利亞	王沈氏瑪利亞
莊掌金老楞佐	顧招姐小德肋

捐助本報誌謝

徐家匯伯多祿先生
上海若瑟堂隱名氏

十四
五元

浦東龔若愚先生

五十五

卷之三

一百一

鎮江張耀山先生

三十五元

聖心報啟事

本報第五十七卷價格，雖增至儲票五元，猶不及所
需紙張之費。按照目前種種情形，全年內本報虧蝕之數，
自必甚巨。爲此本報竭誠籲懇財力寬裕之讀者，抒發其
光榮吾主聖心，愛護公教刊物之熱忱，慷慨捐助。本報爲
仰答諸君嘉贊，每月首瞻禮六日，謹當在徐灝大堂聖心
台，由主任司鐸或別位司鐸，恭獻彌撒聖祭，虔求吾主聖
心，洪施神形恩寵，於慷慨捐助之諸君，捐款可寫明「捐
助聖心報」字樣，託任何司鐸，轉交本報。

聖心報第五十七卷發行辦法

聖心報

一 本報民國三十二年份之第五十七卷，每月一冊，每冊三十二頁；惟六七月與八九月各合出一冊；

全年共計十冊。

二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一日以前，預定全卷價格為儲備票五元；國外郵費另行照加。零售每冊六角。三十一年一月一日以後，預定本報按每冊零售價格合併計算。惟預定自第二期起至本卷末期止，共九冊，暫時仍收儲備票五元。

三 本卷第一期已經售罄，恕不補寄。民國三十三年份之第五十八卷，概不預定。

四 本報逐冊寄發，概以寄發簿為憑，郵局寄遞亦極信實；如果郵路不通，定必退回不誤。但在現今特殊況之下，不免有運輸工具被毀或檢查沒收等情，本報與郵局均無能為力，恕不負責。

五 定戶如不願所定之報中途遭意外之損失者，可於報資外另先預付全年逐冊掛號郵費。國內掛號費每次五角二分。

六 由各傳教區賬房轉劃報資之定戶，本報於三月中向所屬賬房清算報資。

七 上海各現欵定戶，可向蒲石路（聖母院路口）二百三十一號土山灣分店付欵定報，惟於報資五元外，須加付手續費五角。

第五十七卷 第三期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出版

上海區主教惠

上海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編輯兼發行

聖心報館

印刷兼代發

上海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准

ORPHELINAT de T'OU-SÈ-WÈ
Service "REVUES"

NUNTIUS SAC. CORDIS \$ 5.00 C.R.B.
聖心報
CRUCIATA Eucharistica \$ 5.00 C.R.B.
聖體月刊

De subnotationibus, scribeendum
est in Librarium T'ou-sè-wè, sed in
folio ne agatur de libris emendis ne-
ve de alia re.

Premium subnotationis annuaesol-
vendum est per "Procuram" mense
Martio.

Subnotatoris numerus semper
indicetur.